733 9 2018

“滙聲”

總幹事心聲
實現可見合一的中華基督教會（五） 蘇成溢牧師 1
屬靈雋語 1
百載合一連社群
中華基督教會運動的緣起 翁傳鏗牧師 2-3
百載合一連社群
中華基督教會的傳道工作 陳智衡博士 4-5
百載合一連社群
中華基督教會的教會體制理念與特性 蘇成溢牧師 6-7
百載合一連社群
中華基督教會宣教使命的傳承與再思 蒲錦昌牧師 8-9
百載合一連社群
創會百周年徵文、攝影、微電影（小學組）比賽結果 10
專心專講
MeToo 殺到教會！ 蒲錦昌牧師 11
宣教萬花筒
2018泰國烏汶府短宣體驗分享 劉詩敏 12
子牛集
建立健全品格的重要 陳美儀校長 13
教育主日宣言　區會主日 14
暖廬
為母的覺醒 梁玉嫻 15
繫連妙結 16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

編輯小組：蘇成溢、何寶鈴、梅浩基、馮浩樑、陳智衡
執行編輯：容慧雯
督 印 人：蘇成溢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編印

地　　址：香港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電　　話：2397 1022
圖文傳真：2397 7405
電　　郵：editor@hkcccc.org
網　　址：http：//www.hkcccc.org

總幹事心聲

實現可見合一的中華基督教會（五）

蘇成溢牧師

四大原則[1]

注重大體意思是聯合在中華基督教會的每個教會，大家不單保存自己的特質和傳統，也能欣賞其他友會的獨特之處，並彼此視對方皆對此合一教會有同等特殊價值。

互相尊重乃鼓勵所有成員教會要彼此尊重各自既有的信條及教制，並承認那些信條及教制都是合乎上主旨意的。

寬大胸襟是指當中華基督教會推動合一，面對不同宗派和教會在信仰禮儀體制等的差異時，必定以寬闊胸襟的態度，盡量包容及接納。

合一非一律清楚表明，中華基督教會倡議的是合一，不是一律；然而，兩者並不排斥，也毋須定先後。推行方式是成立一個全國統一行政的教會，來彰顯合一；但同時，會員教會能保留各自的特質，實踐非一律原則。此外，透過聯合崇拜及共認信仰綱要，大家同屬一個教會的身分也昭然若揭。

非主教 / 監督制為主的合一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最重要的教會之一。中華基督教會更可被視為從一九零七年中國百年傳教大會，一九一零年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到一九二二年全國基督教大會，中國基督徒致力推動之教會合一運動，最具代表的一個的成果。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中華基督教會內的會員宗派背景包括長老宗、公理宗、浸信宗、循道衛理宗、同寅會和一些華人自立教會：北平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旅滬閩人中華基督教會。[2]會員的宗派背景反映了中華基督教會是非主教 / 監督制為主的合一教會。

與中華聖公會磋商合一

為要進一步邁向更大的合一，中華基督教會必須接觸主教 / 監督制的教會，一同探討如何將主教/監督制與非主教/監督制聯合，成為一個共融的教會。

一九三一年中華基督教會曾向中華聖公會發出邀請，一起磋商組成合一教會。可惜，當時中華聖公會婉拒了。根據一九三一年九月份出版的《總會公報》，〈中華聖公會第七屆總議會對於『合一』的態度與議案〉所載，中華聖公會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日的總議會會議中，該會的教會合一委員會建議，全球聖公會對教會合一運動的步伐應與一致，需根據聖公會的教會憲法進行，並且不會導致與普世聖公宗團契分離。[3]（待續）

1 A. R. Kepler,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hurch Unity in China and Church and Mission Cooperation”, pp.6-7.
2 〈本教會的後顧與前瞻：總會幹事在總會續行委員部第四屆年會報告〉，《總會公報》3.8-9 (1931.7):818。〈旅滬閩人教會與本會合一〉，《總會公報》15.5 (1943.5.10):1。
3 《總會公報》3.6-7 (1931.9):765。

屬靈雋語

我在基督的教會裡面，我們中西合作，固然少不了組織和人才經濟。然而我們深信根本的合作，還是依賴於友愛與了解。

〈教會與差會合作方針〉，
《總會公報》第二卷第一期（1929 年 11 月），頁 311。

翁傳鏗牧師｜本會牧師，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

中華基督教會運動的緣起

中華基督教會運動的緣起，可以從兩方面背景來看：第一方面是教會歷史的變化，第二方面是中國社會的局勢。首先是教會歷史的演變，近代基督新教出現於中國可追溯至一八零七年馬禮遜牧師來華，由於他所屬的差會是合一組織（包括長老宗、公理宗、聖公宗、循理宗……），所以導致後來在華倫敦會傳教士一直與其他宗派中西同工維持良好關係。雖然展開向華宣教困難重重，初期只能短暫在澳門及廣州，並以馬六甲為中心。直至鴉片戰爭以後，才立基香港，一八四三年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牧師率同員生來港，開始香港宣教工作。與此同時，不同差會紛紛來華，開展不同的宣教事工，其中當然有合作，但也有重疊，因此一九零七年時值馬禮遜來華一百周年，中國教會召開「百年傳教大會」，共有1,170人赴上海參與，但大部份是外籍人士，與會五十多個宗派代表，雖然深知隨即合一有難度，但相同宗派背景教會，至少可以合併，甚至期望可以減少至五至十個宗派教會。這可說是中國教會醒覺到合一的先聲，為日後教會合一奠下基礎。

普世教會方面，一九一零年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除了商議宣教事工的持續發展之外，更成立會後持續推動教會合一的委員會，來自青年會的領袖穆德（John R. Mott）不單擔任是次大會主席，更於會議結束後花了近半年時間到亞洲各地宣揚教會合一運動，並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底至三月底期間在中國各地，與教會領袖舉行會議。尤為重要的是，愛丁堡宣教會議中國派出三名代表，其中一位誠靜怡牧師在大會發言表示：中國教會應自立，並且結束宗派主議，亦即從差會（China mission）過渡到中國教會，就是從“教會在中國”發展成為“中國教會”。

就在中國及普世教會的背景下，一班成熟的中西教會領袖，透過信仰的力量，秉持合而為一的理念，致力建立一個屬於中國人的教會（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所以中華基督教會，不只是將十多個宗派聯合起來，而是要在中國建立基督的教會。

至於外在因素，包括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之亂，盲目仇視外國人，導致八國聯軍，更令國人視西方傳入的基督教為洋教。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多一個基督徒，

少一個中國人。」隨着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中國人開始醒覺要獨立起來，雖然外國列強勢力仍然盤據中國，及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國人開始探索科學精神的重要，也波及宗教是否落後、導人迷信以及弱者才需要宗教的討論，在種種衝擊下，乘着一九二二年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假清華大學會議，遂爆發非基督教運動，其後更擴展至非宗教運動，直至一九二七年才結束。非常巧妙地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七年都是中華基督教會運動的里程碑。

一九一八年，長老宗教會在南京開會，組織中華基督教長老會臨時總會，適逢倫敦會和公理會代表赴會，三宗派領袖深感教會合一的迫切性，於是計劃草擬合一報告書，期望使各宗派願意與他們在形式上和精神上融洽的，都可以加入，並且令西方分裂的教會得着激勵，因而也得以早獲統一。

一九二二年四月於上海舉行臨時總議會，除了通過「合一報告書」，決定教會名稱的時候，拒絕使用（United）一詞，足以顯示本會的成立不只是簡單地將西方不同宗派聯合在一起，乃是如是次大會通過的文件所說：「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為中國建立一個本地化教會。」

一九二七年十月假上海聖瑪利亞女學校舉行第一屆總議會，代表着16個宗派，112,000信徒（約佔全國三分之一）的教會，正式成立了。第一任總幹事高伯蘭認為立會的目的：「我中華基督教會，因感覺在中國教會的西洋色彩過於濃厚，所以毅然決然的提倡本色化，以期與我國固有的文化適合融會。又深悟宗派的束縛，使本為一體的同道分門別戶，所以勇敢的實行合一運動。」他後來撰寫《合而為一》，陳述四個促成教會合一的方案：（一）注體大體、（二）互相尊重、（三）寬大襟胸及（四）合一非一律。前面三個比較容易掌握，第四個合一非一律，根據筆者數十年的體驗，常常遭人誤解，以致與教會合一方向南轅北轍，究其原因就是以為「非一律」是表示各自為政，甚至漠視區會事工，導致作為教會實體（Church Body）的區會，未能與堂會並肩努力，回應上帝國宣教。其實「合一非一律」的重點在於：「第四個原則，是在教會合一的進程中。我們所採的步驟是『合一』不是『重一律』。整個教會的行政和組織。應當趨於統一。但統一之中，同時含有伸縮性，以便中國教會由嘗試而趨向自然發展，終至於達成一種自生的教會組織；一方面能保存一千九百多年來普世教會的精華，同時又能包含新的原素，以表彰真實的本色，而適合中國人的優美生活與文化。遵這個原則，我們深信中華基督教會最後能完成其統一。這樣的統一，其表現於信條、教政和崇拜各方面。」可見原則的重點不在「非一律」而在「合一」，並且在信條、教政和崇拜各方面因着「合一精神」，能夠「統一起來」。或許際此百周年紀念，這正是我們要當下深思，今後尋求努力的方向。

合一的信仰綱要：注重基督耶穌、聖經及使徒信經，特別提及基督耶穌時，除了強調贖罪救主及教會基礎之外，重視「以基督之國，普建於世為目的。」因此，本會歷來重視全人照顧的宣教觀，無論過去在內地或現今港澳，皆致力透過教育、社會服務及醫療，回應上主的召喚，關懷人群的肉體和靈魂的整全成長。無怪乎百周年紀念也強調「百載合一連社群」，就是與創會以來的宣教神學一脈相承。

隨着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局改變，原屬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第六區會，自一九五四年起易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成員包括香港及澳門範圍內的堂會及有關學校、醫院和專門事業機構，因其歷史背景，共同目標，並接受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聯合而成，並於一九五七年正式註冊，成為法人組織。數十年來，秉持普世合一和注重本色（本土）的信仰傳統，不斷努力耕耘，至今共有堂會74所，學校（幼稚園7所、小學24所及中學26所）和機構（6個單位），無論宣教牧養、教育事工及社會服務，皆能回應上帝國宣教的召喚，實在不得不感謝父上帝。

綜觀中華基督教會運動自開始以來，一直與中華大地連結在一起，誠如已故總幹事汪彼得牧師於一九八零年呼籲信徒以耶穌接受施洗約翰為榜樣，發揮與人民認同的精神，「與中國文化認同，向中國人民認同，教會才能站在人民中傳道服務。這樣的教會才能自信落實，自尊持守，發揮教會功能，達成主耶穌託付我們的任務。」同時他也希望抱着捨異求同的精神，向中國大陸教會的三自運動認同，清除彼此的隔膜，我們很願意與內地教會肢體加強聯繫，只要一切為耶穌，一切為教會，互相關懷，彼此代禱。深信這正是中華基督教會運動，亦即汪牧師經常強調本會是uniting church，進行到此時此刻的當行之路。

參考資料

1. Merwin, Wallace C.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2. 陳智衡：《合一非一律》。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
3. 汪彼得：〈四十年來我對教會「三自」的體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84期（1981年1月15日），頁3-5。

陳智衡博士 | 沙田堂義務宣教師、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主任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的傳道工作

一. 中華基督教會的佈道與增長

傳道，傳揚耶穌基督的真道，既是基督徒的使命，亦是教會存在的目的。基督新教自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來華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教士都胸懷熱血，千里迢迢到這東方文明古國傳揚基督信仰，為的是希望中華大地人民有機會聽聞福音，皈依基督，他們盼望中國有一天中華歸主。

中國基督教會進入二十世紀，各地出現不同規模和形式的佈道團組織，[1]中華基督教會亦曾組織佈道團來見證基督信仰。中華基督教會運動始於一九一八年，全國總會亦於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成立。在全國總會成立初期，中華基督教會難免需要若干時間處理教會合一的細節操作問題，例如教產與事工移交等。然而，傳揚基督信仰無疑是中華基督教會眾領袖關心的題目。全國總會成立後的二十多年間，全國會友持續增長，從一九二七年共有會友112,000人[2]，到一九三二年會友已增至116,000人[3]、一九三六年會友128,000人[4]，以至一九四八年的178,000人[5]等。

嚴格而言，中華基督教會並沒有特別開展某項專門的佈道事工，因為各大（協）會、區會和堂會領袖都會透過教育、醫療、社會服務及遊行佈道等方式來傳福音。當一九三零年初，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發起五年奮興佈道運動（簡稱五運）的時候，全國總會亦鼓勵各大會、區會和堂會支持五運，並期待各地教會把推動情況報告成效得失。[6]然而，全國總會亦承認中華國內佈道會（簡稱佈道會）為該會的佈道機關，故此除了對其作出人才和經濟援助外，若在中華基督教會工作範圍，也應盡力提供協助，甚至與之合作和提倡中華國內佈道會的工作。[7]

二. 全國總會佈道團

二十世紀初，中國基督教相繼出現非宗派性的佈道組織，例如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1910）、湖南逐家佈道團（1911）、廣東珠江以南的河南佈道團（1912）、中華國內佈道會（1918）及伯特利佈道團（1927）等。這些佈道組織越來越多，越來越普及，故此中華基督教會也開始思考何不自己也成立一個佈道團，讓中華基督教會在福音事工更邁進一步。在一九三零年的全國總會第二屆會議中，教會領袖認為中華基督教會需要組織遊行佈道團：

> 我們整個教會今日有一種急迫的需求—需要遊行佈道團的組織—以收向外佈道的最大結果。這種遊行佈道團在做了種種預備工作以後，可以選擇一個重要地點，費幾個月的功夫在四周努力佈道的工作，倘然遊行佈道團對於在這個地點所得的慕友的信仰上，與實行上，都有了相當適宜的準備，它就可以遷移到別處地方進行同樣的工作。我們要實現這種樣的遊行佈道計劃，當然需要我們教會中所有一切受過訓練的中國領袖與西宣教士的服務。凡是因為教會政策的改變—就是從受薪的職員轉移到義務的領袖—而閒空的牧師與傳道，都可以聘用來做這種積極的遊行佈道工作。[8]

中華基督教會承接了各差會原來教會學校和社會服務等傳教事業，也有多個堂會佈道點，加上有多個合作差會共同參與的緣故，故此無論人力和財力資源都相對豐富。在這一片大好環境中，領袖們都希望全國總會設立佈道團，全力推動傳福音的工作，一九三三年第三屆總會會議中，他們認定傳教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 我們承認佈道事業是教會的主要工作。教會在可能範圍內也許根據時代環境的需要而辦教育、醫藥、文字和其他慈善事業，但這些事業決不是教會的最後目標。她的唯一使命—她在一切活動中所必須完成的卻是要把耶穌基督的福音，人生的救道，傳遍給民眾。[9]

這次全國總會有關佈道工作的議題中，他們認為全國總會在佈道事工上應提供有經濟或知識的人員協助各地中華基督教會大會或協會，讓各地教會可以「有計劃的退修奮興」、「大小規模的對外佈道」和「有組織的流動佈道團」。此外，全國總會亦應根據各大會或協會的需要，隨時介紹中華基督教會內擅長佈道的人員，前往各地協辦佈道事業。[10]第三屆全國會議後，總會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亦決議組織佈道團，「注意在各地領導合乎真理的靈性奮興」。[11]

雖然全國總會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決定成立遊行佈道團，可是計劃遲遲未落實，直到七個月後崔憲詳牧師於出任全國總會執行幹事時該計劃才具體實行。[12]崔憲詳在中華基督教會的首個任務，就是成立總會遊行佈道團到華北和華南開始訪問與佈道工作，最初佈道團由五人所組成，[13]但最後卻只得四位啟程。他們一行四人從上海出發，先到保定、順德（即今邢台）、彰德、衛輝、懷慶。他們在這些城市探訪不同教會與機構，並且為學生、佈道人員、一般信徒和學校醫院人員舉行不同的聚會。而聚會內容有集體靈修、演講、婦女佈道會、討論不同的教會問題、青年問題和學運問題等。[14]當他們

完成華北之旅回到上海後，就開展華南閩粵之旅。以崔憲詳為首的佈道團先到香港，之後到台山和廣州。佈道團在華南旅行佈道期間，日間與教牧及其他群體聚會，晚上則在多所教堂有公開聚會（佈道或演講）。[15]

三. 中華基督教會傳道路線的確立

全國總會的佈道，與當時其他的佈道團有所分別。當時不少奮興佈道家以泛道德主義、重複基要真理、兩極化思想、甚至是罵人作為奮興佈道的主要策略。[16]然而，中華基督教會往往是被罵的對象，故此全國總會並不希望自己所成立的佈道團是走這樣的路線。丁先誠曾指出：

> 近來，有一種佈道家，對於佈道事工偏重情感的，速成的方式，抹煞基督化家庭，農村服務，主日學，識字運動以及各種教育工作，甚而至反對方法和理智之功用。他們這種言論，實極矛盾，因為忘卻他們自身所有的信仰熱忱，其得之于宗教教育者良非淺鮮。[17]

全國總會認為當時普遍的奮興佈道過份偏重情感，甚至傳遞了不完整的福音。而且，因這樣的佈道往往需要攻擊別人，故此那就影響了教會合一的原則。全國總會佈道團完結後，一九三七年第四屆全國總會會議就曾表達中華基督教會對佈道的立場：就是不贊同純情感，以及不贊同拒絕科學醫學等知識的奮興佈道。全國總會認為這樣的奮興佈道效果短暫，對信徒長期成長沒有益處。而且這樣的佈道普遍對象為低教育的群體，但對接受較高教育人士未必有效。因此，中華基督教會雖然重視直接佈道，在教堂舉行公開性的佈道聚會。可是，他們的佈道路線並不是情感上的奮興，而是對一些社會與信仰問題作出探討，好讓教會能在社會上作出福音見證。他們在期間亦與各地教會及不同領域事奉者一聚，為他們打氣，鼓勵他們，讓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可以繼續努力服事，見證基督信仰。故此，中華基督教會需要會舉辦公開性的佈道會，但甚少舉辦情感為主導的奮興佈道會。然而，他們卻非常注重服務中傳道，傳道中服務，兩者二為一體的傳道概念，這亦是中華基督教會一直以來的傳道路線。這模式在之後的基督教鄉村事工、西南宣教事工及邊疆服務等也延續著。[18]

四. 在地教會：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的傳道工作

在中華基督教會還未在香港出現之前，倫敦傳道會是其中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差會。倫敦傳道會除了建立教堂下市場堂（後成為道濟會堂，即合一堂）、灣仔堂等之外，亦同時建立英華書院及那打素診所（後來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等教育醫療工作。直接傳福音與服事社會需要，這是倫敦會早期的既定策略方式。就算引來佳話的新界傳道會，黃述芳宣教師除了建立首間元朗堂作為福音據點外，他同時也建立「真光書室」，以及開鑿水井方便居民飲用。黃述芳甚少開展奮興佈道之類的大型佈道會，但他走到各鄉村與居民閒談，分享基督信仰。他亦靜靜地觀察元朗居民的生活需要，協助他們，從而讓居民感受到基督徒真誠的愛與關懷，進而認識基督信仰。[19]所以，新界傳道會大部分的福音工作，往往都與辦學教育連繫著，讓教會成為在地教會。而這精神到後來中華基督教會成立，無論在第六區會及後來香港區會，這種傳教策略也是延續著。

當香港區會成立之時，汪彼得牧師由廣州抵達香港並成為香港區會總幹事，香港區會的傳道與服務就更進一步，在地教會的使命就更明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權易轉，大量大陸難民逃到香港，加上大量戰後嬰兒出生，香港人口急速增長。當時香港區會在佈道上努力，先後成立林馬佈道堂、梅窩佈道堂、九龍仔佈道堂（1957年成立，後併入深愛堂）、基華佈道堂（1966年成立，後併入嶺東堂牧養），竹園佈道堂（1961年成立，後併入錦江紀念禮拜堂）等。另一方面，因當時大量兒童缺乏教育，以及很多來港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故此區會除了建立多間學校外，亦針對當時社會需要而開辦課程及社會服務，例如兒童識字班、汽車機械訓練班、婦女部婦聯會兒童院等。因此，在香港的中華基督教會同樣重視傳道佈道工作，只是方法並非以一次性的激昂奮興來表達，而是細水長流的形式，讓人感受到基督教會給予他們生活協助，從而在過程中認識信仰。因此，中華基督教會傳道觀念不單擁有狹義性讓人決志信主的部分，亦有廣義性服務社區上有需要人的部分。兩者同樣重要，若缺失某一項，這都是教會失落使命的開始，或許這是本會每個堂會都時刻自我檢視的指標。

1 湖南逐家佈道團（1911）、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1910）、河南佈道團(1912)，梧州建道聖經學院學生佈道團（1915）、中華國內佈道會（1918）、伯特利佈道團（1927）等。
2 《第一次總會紀錄》（1927年10月1日至11日），頁14。
3 〈中華基督教會統計表（民國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續行委員會部第五屆年會記錄》（1932年11月4至12日）頁46-49。
4 〈總會之民國廿五年（1936）統計簡表）《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四屆總議會議錄》（1937年7月15至29日），頁241。
5 〈中華基督教會各大（協）會1948年統計簡表（1948年10月調查）《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五屆總議會議錄》（1948年10月18至27日）。
6 〈五年運動〉《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議錄》（1930年10月26至11月8日），頁9。
7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三屆常會議錄》（1933年10月20至30日），頁65。
8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議錄》（1930年10月26至11月8日），頁16。
9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三屆常會議錄》（1933年10月20至30日），頁2。
10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三屆常會議錄》（1933年10月20至30日），頁2。
11 〈總會執行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記錄（1934年11月20至22日）〉《公報》（1935年1月10日），頁27。
12 〈歡迎崔憲詳博士〉《公報》第七卷第四期（1935年7月10日）。頁18。
13 最初佈道團成員：黎思德（英國傳教士，服事貧窮人）、李觀森（上海商人，熱心信徒，參與福音廣播事業）、王揆生（曾任之江大學教授，上海農村服務團）、梅鮑愛美（前全國總會基督化家庭幹事）和崔憲詳牧師（全國總會執事幹事）〈總會組設短期旅行佈道團〉《公報》第七卷第五期（1935年9月10日）。頁9-10。
14 耿元學（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黎思德、梅夫人和崔憲詳牧師。錫章：〈總會佈道團在華北工作簡紀〉《公報》第七卷第六期（1935年11月10日），頁10-11。
15 〈廣東協會為總會佈道團所籌備之事項〉《公報》第七卷第六期（1935年11月10日），頁10。
16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43-77。
17 丁先誠：〈宗教教育是否為最有效的佈道？〉《公報》第七卷第六期（1935年11月10日），頁6。
18 陳智衡：《合一非一律》（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頁221-247。
19 黃玉流：《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頁21-37。

蒲錦昌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
宣教使命的傳承與再思

一. 前言：

今年是中華基督教會一百周年會慶的大日子，各種慶祝活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並且，區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六）下午五時假機場亞洲博覽館舉行「創會百周年聯合聖餐感恩崇拜」，屆時將有數千至過萬本會會友、宣教同工、本地及國內教會領袖、海外嘉賓等出席有關聚會。

我們也應當在此重要時刻，重新認識本會的傳統及精神，使中華基督教會成為一個活的傳統，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二. 傳承

一八零七年，馬禮遜在大英帝國最強盛的時代，由成立不過十二年的倫敦傳道會差派，乘船到中國傳教，展開了基督新教來華傳道的首頁。

回顧過去的二百多年，不論世界、英美、中國與及教會，都經歷了鉅大的變化。世界不再是一八零七年現代化、侵略性的西方列強及落後、被殖民化、積弱的東方帝國，英國不再是昔日的日不落國，美國不再是西方列強的一員而已，中國不再是沉睡的巨龍，教會的宣教使命也不再是西方的專利。

一七九五年成立的倫敦傳道會，曾經派出千百個傳教士把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的差會，她的名字於一九七七年在歷史上悄然消失，改組成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對機構百多二百年前的使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與實踐。

一八零七年來到中國的馬禮遜，翻譯聖經，開辦學校，領人歸主，溝通中西，為基督新教奠下了基礎，也感動了更多傳教士到中國宣教。合一堂（前稱道濟會堂）、香港佑寧堂（前稱愉寧堂）、灣仔堂（前稱灣仔福音堂）、聖光堂（前稱太平山福音堂及燈籠洲堂）、深愛堂（前稱倫敦傳教會福音堂）及志道堂（澳門）（前稱志道會堂）等，均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創立。合一堂與香港佑寧堂又成立了新界傳道會，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威禮士牧師、皮堯士牧師等主理，先後開創了元朗堂（前稱元朗福音堂）、全完堂（前稱荃灣福音堂）、屯門堂（前稱青山福音堂）、大埔堂、上水堂、長洲堂（前稱基督教談道所）、雅各堂（前稱大澳堂）等新界及離島區堂會。

倫敦傳道會又將馬禮遜於馬六甲開辦的英華書院遷至香港，為香港的西式教育與神學教育寫下了新的一頁。同樣是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理雅各牧師，致力溝通中西文化，編譯及注釋中國經典，創辦中央書院（香港大學前身），為香港的專上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此外，倫敦傳道會又在港開設了雅麗氏紀念醫院（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前身），服務香港市民，為香港最早期的西式醫院之一。當時，中華基督教會還未在歷史上出現。

至於屬美國公理宗的綱紀慎會國外佈道部，又名美部會，一八三零年已派出裨治文牧師來廣州，傳佈福音。一八三四年再派伯駕醫生來粵，開設廣州博濟醫院，以期傳道與醫療工作並行。後該會傳教士更在廣州開辦學校，以啟民智。

一八八三年，美部會再派喜嘉理牧師來港，開設佈道所和學校，至一九零一年在樓梯街建成美華自理會（公理堂前身）。一九一九年廣東省五宗派聯合為中華基督教會時，易名為公理堂。

公理堂更在粵港兩地傳播福音，先後在佛山、旺角（望覺堂前身）、台山、中山、銅鑼灣、高要、筲箕灣（基灣堂前身）等地區設立支堂，現在絕大部分仍然存在。

上世紀二十年代，以長老宗、公理宗及倫敦會為主的教會催生了中華基督教會，以合一為宗旨，以建立本色化教會為目標。是時，倫敦傳道會及美部會於香港創立的教會，也支持及推動這個合一運動。中華基督教會成立之後，倫敦傳道會繼續有傳教士在會內擔任職務，之後成立的教會，包括林馬堂與梅窩堂等離島堂會，也有他們的參與。

此外，由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因為戰爭、內戰、各種政治運動和經濟等因素而遷居香港的原中華基督教會會友，先後於香港設立香港閩南堂、海南堂、國語堂、嶺東堂等方言教會，向非粵語的香港居民傳佈福音。

中華基督教會在香港與澳門的堂會，上世紀五十年代因政治變化而脫離其母體，成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繼續其自治、自養、自傳的本色化教會之路。

上世紀六十年代，區會亦曾在海外合作教會支持下，由區會在不同區域直接建立佈道所，包括基真堂、梁發紀念禮拜堂、錦江紀念禮拜堂等，並且都是在學校內設立的堂會，可算是本會校內植堂之始。

到七十年代中，區會完成自養，逐步走向自治及自傳，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於區會、堂、校的職務也漸漸淡出。一九七七年，世界傳道會成立，區會也由傳教區變成了普世宣教機構的夥伴。

再者，由於中華基督教會自開創期已懷抱自治、自養、自傳的精神，香港的中華基督教會成員又以公理宗教會傳統為主，因此，本會不少堂會亦主動開拓福音工作，設立分堂。本會近數十年成立的堂會，不論已完全自養或半自養的堂會，差不多都屬這一類。當然，其中有不少是透過區會開辦學校而同時建立教會的。

三. 再思：

回首教會走過的路，總結過去的經驗，再思我們此刻的使命，有三方面值得我們深入的思考：

1. 本色教會 / 普世教會

馬禮遜來華傳道的時候，正是殖民主義的盛世，並未出現二十世紀伴隨反殖化而出現的東方教會本色化運動。但是，中華基督教會的誕生，卻以本色化為其重要目標，希望建立一個中國人的教會。可是，世界並沒有等待中國教會本色化工程的完成，歷史已走出新的篇章。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對壘及冷戰的結束，資訊科技的革命，使世界變成多極化及全球化的地球村。倫敦傳道會也由昔日從西方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轉變為各地區的教會以夥伴形式共同參與，互相分享，由世界各地到世界各地（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宣教。印度的教會可以往英國宣教，菲濟的教會可以到香港宣教，香港的教會也可以到南非宣教。從各地教會間的關係而言，希望走出倚靠（dependent），走向自靠（independent），再達到互靠（inter-dependent）。本色教會不是教會發展的終點，普世教會才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在完成自靠的階段後，是否有足夠的信心與氣慨，與其他地區的教會分享資源，同擔使命呢？我們在普世宣教上，又有甚麼角色呢？

2. 宗派教會 / 合一教會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面對國家危機的中國，不少人認為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宗派主義，破壞了中國人的團結。中華基督教會的誕生，就是教會追求合一渴求的表達，可惜合一教會的發展因中國連綿不斷的戰事而告終。之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雖然承繼了合一教會的精神與典章制度，但是，由於規模小，所包容的宗派亦不多，合一教會的恢宏氣魄並不易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七危機出現以後，香港各宗派均致力鞏固自身的力量，區會也不例外。當我們努力尋找自己的身分與認同，從改革宗傳統中發掘久已遺忘的寶藏時，又會否一個不小心，跌進宗派教會的陷阱呢？我們應該放棄對合一教會的追求，或是應該為合一運動的未來尋找可行的出路呢？

3. 大區會，小堂會 / 小區會，大堂會

倫敦傳道會雖然是跨宗派的差會，但仍以公理宗成份影響較大。中華基督教會四級制雖然採用了長老宗的組織，但實踐上仍尊重組成宗派的自主性。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只保留了兩級，即區會與堂會，制度上卻折衷了長老宗與公理宗的教制，其中尤以公理宗元素較重。堂會擁有人事、財務、事工的自主權，換而言之，自治、自養、自傳都由堂會一手包辦。說得清楚一點，就算沒有了區會，堂會也不會消失。我們許多堂會不單有獨立註冊與法人身分，也有相當的資源與人才發展教會。大體而言，我們是小區會，大堂會的傳統。

不過公理制也有其弱點，譬如在教牧人員的培養、訓練及成長上，往往沒有足夠的經驗與視野。堂會遇上自己難以解決的困難時，其他人不容易參與協助。區會的存在，正好扮演這樣的角色。此外，區會也可以連繫不同的堂會，彼此扶助，互通有無，使個別的堂會不用孤軍作戰，較易獲得關顧與支援。對於小堂會而言，區會的存在尤其重要。那麼，我們究竟怎樣處理、建構區堂的關係呢？區堂的權力劃分與界限該怎麼樣呢？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問題，其實對使命的實踐有十分深刻的含義。

四. 結語：

盼望各位同工與弟兄姊妹，毋忘主耶穌的囑託：「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怎樣差遣你們。」（約20:21）更求聖靈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有信心與勇氣迎向未來！

註：本文部分內容原載2007年10月14日《全完週刊》，後經全完堂同意收錄於蒲錦昌著：《我是牧人：就做牧人——一個堂會牧者的信仰之旅（二）》一書第100至103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15年7月初版。現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同意轉載。本文亦有增加部分內容。

蘇成溢牧師｜本會總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教會體制理念與特性

合一的努力

中華基督教會是宗派與教會組成的有機聯合教會（organic union），推動教會合一運動來達至本色化與自立的目的。這可見的合一教會不單實踐耶穌基督為教會合一的祈禱，更在中華大地建立了一個全國性聯合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倡議用合一非一律的原則，以跨越宗派間的界限。雖然直至一九五八年，中華基督教會的組織仍屬非主教制為主的教會，但根據《合而為一》所載，到了一九三零年代，中華基督教會推動之教會合一運動，已經從長老宗、公理宗為主體的聯合教會，邁向與循道衛理宗和浸禮宗彼此聯合。[1]同時，與主教制教會的合一商討，也於一九三五年在由中華聖公會主催的教會合一會議時，已經踏出了第一步。[2]在一九三七年的青島大會中，中華基督教會委出了十位代表，與中華聖公會所派相同人數的代表，組成專責委員會，參考南印度教會的模式，進行探討組織一個包含主教制及非主教制聯合教會的方案。[3]雖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戰，使雙方的磋商被迫中斷，但我們先賢的合一遠象，是基督新教、天主教會、正教會及所有的基督教會，最終能成為合一的教會。[4]

合一體制的方案

一九一九年一月，長老會、公理會及倫敦會三方代表，加上浸信會和貴格會的列席代表，在會議中達成了一個合一體制的方案，就是全國總會、省協會、區會及地方堂會的四級制教會組織。

由於當時參與商討的教會和差會代表，全部來自非主教制教會，因此，所倡議的方案是長老宗和公理宗的結合，即聖職人員（長老制）為主導，配搭會眾代表（公理制）的管理。實際上，當原屬長老制或公理制的教會聯合在中華基督教會時，在彼此尊重及合一非一律的原則下，大家均可以繼續運作其傳統體制。

全國總會首任總幹事高伯蘭牧師曾就四級制合一體制作出闡釋。他認為，除了地方堂會能仍按原有的長老制或公理制模式治會，以表達彼此尊重外，在省內各區會層面，同樣可以採納長老制或公理制。至於省協會，各成員教會經過認真和深入討論，若大家認同對教會有益處，是可以設立主教制組織的。[5]高伯蘭的看法是，中華基督教會倡議的合一非一律，乃容許各地方堂會、區會或協會有非一律的體制，以反映多元性的豐富；同時，在全國總會統一帶領下，所有教會同屬一個全國性組織，可見之合一就能彰顯了。

合一體制的實踐

從一九二七年全國總會成立至一九五零年代末，與中華基督教會聯合的宗派／教會仍以長老制和公理制為主。運作了三十年的四級制體制依然，未有任何省協會出現主教制。換言之，雖然在體制闡釋上提過有主教的可能，但無論是昔日全國至地方的四級制，還是今天區會和堂會的二級制，到目前為止，中華基督教會的體制，仍是長老宗和公理宗結合為主導。

合一非一律的體制

1. 區會與堂會

中華基督教會的四級制，在堂會層面，各堂有充份的自由處理自己的組織和教制禮儀，但必須尊重區會所規定的制度。在區會層面，各區會制度不必完全相同，但必須尊重省協會所規定的統一制度。各省協會可自由行使其職權，但必須尊重總會所規定的統一制度。[6]同時，所有教牧人員須完全承認遵守教會典章內所訂定之信仰大綱。

今天的香港區會，是二級制的聯合教會。據《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中的〈中華基督教會典章及細則〉，堂會的組織法原則上是經區會制定的。此外，區會的職權還包括：1）訂定信仰大綱；2）訓練神學生；3）考核按立和差遣教牧人員和懲戒教牧人員；4）設立、指導、輔助、或取締堂會；5）促進佈道、教育、醫藥及社會事業；6）仲裁堂會請示之事件，以及查閱或審訂堂會紀錄等。換言之，中華基督教會二級制的精神，無論是信仰大綱、訓練神學生、考核按立和差遣或懲戒教牧人員，都是區會的職權。

堂會方面。我們認為每一所堂會都是整個教會重要的一份子。信徒透過堂會的崇拜生活，生命與主結連；透過聖經教導，能認識真理；透過施行聖禮，得蒙恩典；透過牧養，在團契中得關顧；透過佈道與見證，福音被廣傳；透過服務，基督的愛與關懷能進入社群；透過管理與策劃聖工，教會能在不同社區中作光作鹽，榮耀上主。

2. 從教會觀看區會和堂會的角色與功能[7]

2.1 從教會使命的角度

區會和堂會的關係。堂會是前線的宣教基地，進行傳道和牧養生命的工作；區會的角色是策動、協調、督導整體宣教策略，尤其在人力裝備和資源調配方面。

2.2 從合一教會的角度

按現行憲章，區會並非一個協會(council of churches)或聯會(churches union)，乃是一個有受按牧職、聖禮施行和信仰教制的一個教會實體(church body)，[8]等同地區中會(presbytery)或教區(diocese)。

堂會是區會不可或缺的部份，加上教牧人員和機構，結合成為整個區會。雖然牧師和宣教師的聖職身分屬於區會，各堂長執屬於堂會，教牧人員與堂會領袖應有同屬一個教會的觀念，認同區會的帶領及支援角色，又全力參與及支援堂會發展聖工。

3. 從聖職身分看牧師與長執

按中華基督教會體制，牧師聖職來自區會。同時，牧師在堂會中擔當屬靈帶領的角色，按聖經宣講福音(preaching)，施行聖禮，牧養與監督群羊。[9]長執是各堂會經會眾選出，由區會牧師施以按手禮的終身平信徒聖職人員。長執在堂會擔當治理的工作(ruling)，協助牧師推行聖工和勸懲、關懷和安慰信徒。[10]

4. 區會和堂會的管治架構

由於本會體制並存有長老宗和公理宗的特質，無論在區會或堂會層面，均有透過會友投票選舉方式，產生管治組織成員的制度。[11]區會現行的管治組織是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成員分別由牧師及堂會和機構代表組成。前者以聖職身分為大會代表和執行委員，反映長老宗精神；後者由堂會和機構選派出任大會代表和執行委員，並不限於聖職人員，反映公理宗精神。

堂會方面，有稱值理會或堂委會或堂董會或執委會的行政組織，管治教會事務。堂會的管治架構毋須劃一。有堂會的管治架構以長執為主導，近似長老宗方式，也有堂會由平信徒為主的管治架構。由於區會憲章賦予堂會可用自治自養自傳原則管理教會，所以，各堂可有不同管治模式。這正實踐了創會時的理念，透過堂會非一律的發展，彰顯出多元化的豐富。

結語

普世合一運動歷史告訴我們，亞洲及中國的基督徒對教會合一的渴求，比世界其他洲更強烈。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在世界各地成立的聯合教會，以亞洲佔多。當中包括中國的中華基督教會，泰國的泰國基督教會，日本的日本聯合基督教會，印度的南印度教會和北印度教會，菲律賓的菲律賓聯合基督教會，孟加拉的孟加拉教會等。我中華基督教會創會至今已達百載，願本會同仁能繼續秉承先賢的合一遠象，雖非一律，但彼此結連成為一體，以致更緊密實踐團契生活，更同心傳揚基督福音，更合力推展天國使命。

1. 《合而為一》第17條。
2. Chung Hwa Sheng Kung Hui (CHSKH),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on Church Unity (Shanghai: CHSKH, January 23, 1935): 1-15.
3. 《合而為一》第18條。Wallace C. Merwin,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4), 116-117.
4. 《合而為一》第19條。
5. A.R. Kepler, "What is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he Chines Recorder 58.1 (1927.1): 30-31.
6. 高伯蘭：〈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本會的性質；本會的組織；總會的經過；我們的期望〉，《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0（1928）：3.1-5。
7. "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 (as adopted): An Invitation to the churches to renew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search of unity and to deepen their dialogue." (Para. II , III & IV) . 資料來源：WCC網上文件，詳參https://www.oikoumene.org。
8.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憲章》第二章第七條至第九條。
9. 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憲章》第二章第八條、第四章第二十條丁、第五章第二十六條乙、第七章第四十四條乙。《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職人員及聖禮公儀》第一章第一條、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
10. 由於本會是聯合教會，各堂的平信徒聖職有稱執事，也有稱長老。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職人員及聖禮公儀》之前言的註1。
11. 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憲章》第四章，第五章。

創會百周年徵文／攝影／微電影比賽公佈小學組比賽優勝名單

為慶祝本會創會一百周年而特別舉辦之徵文、攝影及微電影比賽，小學組已於三月底截止收件，並已於七月初進行評審。是次小學組共收到徵文作品65份、攝影作品27份、以及來自7所小學的微電影作品；各項比賽優勝名單如下：

小學組徵文比賽優勝名單

冠軍：吳卓翹同學（元朗真光小學）
亞軍：何雨馨同學（全完第一小學）
季軍：戴欣如同學（方潤華小學）
優異：蔡盟繕同學（基華小學（九龍塘））
　張永約同學（基法小學（油塘））

小學組攝影比賽優勝名單

冠軍：郭肇浠同學（基真小學）
亞軍：林瑋彤同學（基法小學（油塘））
季軍：符凱琳同學（基華小學）
優異：吳峻翹同學（基真小學）
　顏灼楠同學（基順學校（小學部））

小學組微電影比賽優勝名單

冠軍：方潤華小學
亞軍：基慧小學（馬灣）、基灣小學
季軍：基華小學（九龍塘）
優異：協和小學（長沙灣）

各項優勝作品已上載於本會創會百周年面書專頁（https://business.facebook.com/CCC100th/），歡迎瀏覽；並定於十二月七日（星期五）假望覺協和堂舉行之創會百周年會慶感恩暨聖誕聚餐（盆菜宴）上頒獎。

小學組徵文冠軍作品：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吳卓翹同學（5B元朗真光小學）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我在讀此金句的時候，忽然明白到上帝如此愛世人，我們也應像祂一樣，彼此以愛相待，攜手見證基督的大愛。

首先，在家庭裡就有很多機會實踐主的大愛，例如：互相愛護，多為對方設想，分擔家務……就是最好的行動。想一想，媽媽洗碗、爸爸修理電腦、我掃地、姊姊打掃房間，這個家庭多溫馨，多相愛啊！

其次，在學校裡關愛同學也是一種愛的表現。我們每天和同學相親相愛，在課堂學習時，互相幫助；在小息遊戲時，相處融洽，便是見證了基督的大愛。記得一次，班長不小心把家課全部散跌在地上，同學立刻過來幫忙執拾。還有一次，何老師在梯間跌倒，老師和同學連忙走過來扶她，難道不是愛的表現嗎？

不單只是家庭和學校，在社區更需要實踐主基督的大愛。但有人說：「小學生的能力有限，能做甚麼呢？」我記得媽媽教導過我：「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只要我們在社會上，有禮待人，愛人如己，凡事有公德心，尊重別人，不論是小孩，還是長輩，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由此可見，無論在家庭、學校、社會，只要我們有愛人如己的心，自能時時刻刻都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小學攝影比賽冠軍作品
拍攝者：基真小學　敦肇浠同學。

小學攝影比賽亞軍作品
拍攝者：基法小學（油塘）　林瑋彤同學。

小學攝影比賽季軍作品
拍攝者：基華小學　符凱琳同學。

蒲錦昌牧師 | 本會副總幹事

Me Too 殺到教會

由美國演藝界開始的MeToo運動，不單只影響美國本土不同界別以至整個社會[1]，也引起亞洲區內不少國家和地區的迴響。[2]

香港演藝界有女藝人便曾公開指責一些圈內有權力的人士性騷擾。在體育界方面，呂麗瑤事件讓更多人注意到教練與運動員權力的不平衡可能帶來的危機。[3]最近，連續兩宗涉及牧職人員的性騷擾案件，更敲響了教會界的警鐘。[4]

性騷擾在教會中普遍嗎？這方面的調查和研究少之又少，難以評斷。那麼，性騷擾在香港教會中又有多少？這個問題一樣不容易回答。雖然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先後做了兩次調查，但是，由於幾年前的一次教會回卷率不高，沒法以數字來掌握實情，[5]今年六月公佈的調查則非普及性的研究，因此難以估計。不過，五十多個教內的性騷擾個案和新聞報道中斷斷續續的案件，則說明教內性騷擾事件並非罕見，而是不同宗派和規模的教會也可能遇上的問題。[6]

遇到這類問題時，教會通常都感到束手無策。如果被指控性騷擾者為教牧人員或長執，就更難處理。一方面，不少教會人士對性騷擾不大了解，也不太清楚法例的內容及教會所負的責任。此外，如果牽涉到教牧人員或長執，更害怕會影響到教會的聲譽。因此，處理時往往受人際關係的拉力和息事寧人的心態所影響。受害者往往不覺得受到尊重和公平的對待，因而自尊受損，心懷不平，甚或懷疑上主，離開教會。這是非常不幸的。[7]

最近，平等機會委員會注意到教會界的關注及協進會的調查，於是邀請各大宗派一同商討如何在教會內制訂防治性騷擾政策及設立合適的投訴機制，多個宗派均應邀出席。我也代表區會出席相關聚會。平機會職員除解釋性別歧視條例中有關性騷擾部分的法律含義及在性騷擾事件中教會作為僱主的法律責任外，更表示願意向教會提供免費講座、培訓和諮詢服務，以幫助教會更有智慧的面對相關挑戰。

愈來愈多教會也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對教會生活的影響，願意踏出一步，正視問題。一方面教育弟兄姊妹對性騷擾的認識，懂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則尋求專業的協助，制定防治性騷擾政策及投訴機制，使教會更有信心和智慧處理相關的問題。

區會的神學牧職部最近成立了防治性騷擾政策工作小組，表示對這個課題的重視，我也獲邀參加。盼望我們同心協力，採取合適的措施，使教會成為一個安全的地方，弟兄姊妹均感到受尊重而不會被惡意侵犯。如果遇到不愉快事情發生，我們也會妥善處理，而不會手忙腳亂。

聖經撒母耳記下十一至十二章坦率的記載了大衛王奪人妻子，殺人丈夫的惡行，絕不為在上者諱。上主更差遣先知拿單冒著生命的危險直斥大衛之非，他才猛然驚覺自己犯下大錯，在上主面前認罪悔改，因而重獲新生。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跌倒却禍延下代，使子女一樣在性和權力的誤用中繼續錯下去，不能擺脫這個罪的旋渦。對於上主藉先知和歷史人物向我們眾人發出的忠告，我們都應該側耳傾聽。

1 “2017 Person of the Year：The Silence Breakers”, Time Magazine ,December 18, 2017.
2 「#MeToo升溫 韓受害人記招指控劇壇巨匠」《明報》2018年3月6日。「北航教授涉性騷擾停職：內地首宗#MeToo 旅美學者實名舉報」《明報》2018年1月3日。
3 「呂麗瑤站出來 林鄭表敬佩」《明報》2017年12月1日。
4 「被指觸摸男職員下體 浸信會聯會總幹事遭索償10萬」《明報新聞網》即時新聞2018．5．18，「被指屢非禮女教友 牧師認行為過界 警調查」《明報》2018年6月23日。
5 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信息》330期，2015年9、10月號。
6 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不再沈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研究報告及獻議、《信息》345期（2018年4-6月）相關報道及兩篇回應文章。
7 「免於試探……教會防患未然」《基督教週報》2815期，2018年8月5日。「當性騷擾臨到教會，應如何處理？」《時代論壇》1614期，2018年8月5日。《明報周刊》2593期（2018年7月21日）封面故事：「性侵：為何沈默」。

劉詩敏｜屯門堂

2018 泰國烏汶府短宣體驗分享

短短幾日的短宣體驗團，就在不長不短的一瞬間中渡過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團，短宣這兩個字對於我來說，很恐懼；因為你需要離開自己的安舒區，去到其他地方，把福音傳給別人；我恐懼別人的黑臉，別人的拒絕，所以一開始我是有點兒拒絕參加短宣團的，但最終因為有相仿年紀的朋友同行而參加了。

行程中，第二、三日去義教，在之前預備課程的時候，我很緊張；緊張到可以說是不太能入睡。在不知道教書時間、地點、對象能力的情況下，我可以說是坐立難安……但是，帶領隊伍的葉青華牧師在晚禱時，教導我們一句金句：「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7）那一晚，大家都能睡得著，而且把憂慮暫時地卸給上帝，無比感恩！

兩日的義教，就不詳細分享過程了，但我知道我們能順順利利地完成，除了弟兄姊妹的靈活應變，我亦感受到上帝在當中有不斷的帶領，當中令我很有感動。表面上，我們在教小學生們英文；實際上，我們卻在當中學習了很多。愛，其實可以很容易，容易到一個簡單的擁抱就能表達出來；愛，亦可以很困難，困難到你要不顧旁人眼光，或者用真心去對待及接納你不喜歡的人。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這就是我在這兩日當中最大的得著。

短宣團中，最不能少的，當然是去傳福音。我們去到當地的一位牧師家中，品嚐美味的燒雞後，出發去村落上門派送傳單及說出福音祝福。令我覺得溫暖的，是當地的村民都很熱情親切，又再次令我感受到上帝的帶領，能如此順利地去到傳福音。

最後一個令我感動的事情，連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在參加當地教會敬拜時，泰文的語言、泰文的詩歌、泰文的敬拜，我卻被一種莫名的感動貫穿。敬拜時，他們並沒有如我們香港這地的教會一樣，有優質的地方、有好的資源買入很好的樂器、甚至有好的技巧去使用樂器；但他們有的是一顆熱切的心，歡迎上帝來到他們當中的感染力。或許就是這種感染力，令到別人不需要明白他們所說的，只要明白他們所做的。

參加完短宣，顛覆了一開始我參加短宣團的想法；變得不再只為朋友而去，不再是一個「camp」，而是在學習傳福音同時學習更多的不同，令自己眼光更加廣闊！

建立健全品格的重要

「因為耶和華賞賜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祂為正直人珍藏健全的知識，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箴言二6-7）

基道中學自二零一七年九月開始，就以「信望愛」為主題，作為培養學生「建立健全品格」的重點方向。目標是在未來三年，期望所有同學，追求成為一個心存正直，行為純正的「基道人」。祈願以下四方面，能幫助同學們達致目標：

一、熱愛學習

要獲得從上帝而來的知識，固然是上帝想賜予同學們的禮物。不過一個人是否聰明，卻各有不同。事實上，一些同學特別喜愛某些學科，適應與學習的能力會相對提高。例如有些同學天生對數字特別敏感，數學成績會特別好；有些同學生得健碩，參與擲鉛球運動，成績自然比體弱的會較為優勝。不過，凡事總有例外。熱愛會使人產生動力，願意將勤補拙。

世界著名的巴西足球名將「尼馬」，那怕身型瘦削，在球場比賽時往往被輕輕一碰便倒地，甚至經常受傷，然而，在二零一七年卻成為為全球最高身價的足球運動員！不過，不論一個人先天或多有聰明；但後天的努力仍然是最關鍵的。如果尼馬不是熱愛足球，不願努力練習，必然不會擁有今天的成就！

職是之故，基中的同學必須努力培養一個「熱愛學習」心志，不能心存「僥倖」，以為只要有一點「小聰明」或「天份」，就以為一定會成功。這個想法絕對錯誤。因為要成功、要有優異的成績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熱愛學習，用功讀書。

二、愛己愛人

每個視力正常的人或許都有一個習慣：愛照鏡、看集體相片時第一個尋找的人，總是自己！人愛靚，要在群體中先尋找自己是正常的。其實只是一種發掘自我的優點或長處，甚至是學習欣賞自己、愛自己的表現。不過，一個人只會「自愛」是不足夠的。事實上，一個人天生美麗或俊俏，也得需要有別人稱讚，才會顯出自己存在的重要。所以一個人不但需要懂得自愛，也需要別人的愛。問題是，一個人不先付出，便不會有「愛」的回報。所以人都需要有「關愛別人」、主動「助己助人」的行動。

三、擁抱希望

「生命有希望．前路由我創」。二零零一年政府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熱播宣傳短片，一語道出了「希望在明天」對人生命存活的重要性。的而且確，今日失敗，不代表明日同樣失敗，因為只要堅持、抱住積極樂觀的態度，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將來一定會成功。

曾認識一非常喜愛滑浪風帆的學生。他於中學畢業之後，憑住個人的努力，加入了港隊，志願要成為一位滑浪風帆選手。可惜的是，兩年來每天由早上九時至黃昏六時，雖努力地練習，卻依然未能造出好的成績，也沒有突破。然而，這位同學對運動卻充滿希望，憑著優勝的體能，嘗試轉戰划艇。結果，其努力及汗水沒有白費，最終成為香港的奧運代表，參加了二零一六年巴西奧運會。

朝向正向人生的動力，皆因明天總存希望！

四、充滿信心

魯迅名著《阿Q正傳》筆下的阿Q，是一個欺善怕惡的人。與人吵嘴打架，必先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其實魯迅先生間接道出了自信如何影響著一個人處事和處人。所以在香港電影《激戰》（張家輝演拳手）播影後，香港人流行了一句話：「怯，你就輸成世！」一個人為何會怯懦，會害怕呢？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信心。

聖經經常提醒我們：信心是一個「過程」（參羅馬書一章17：「本於信．以至於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信心，是需要時間，而且是透過不斷的操練而獲得的。一如剛才上述第一點（熱愛學習）提及，人要培養一份熱愛學習的習慣。事實上，知識可以幫助一個人繼續升學，出來工作時尋獲一份較好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知識亦可以為人建立「自信」。一個有「學養」的人，說話時充滿自信，凡事便可以理服人。

「因為耶和華賞賜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祂為正直人珍藏健全的知識，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箴言二章6-7）

經文最後的一句是：上帝要「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

使徒保羅曾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十三章13）。心底裡頭確實期望每一位同學，在基道中學就讀期間除了獲得知識，也祈願同學們能有信、有望，最重要的是，能夠真正認識福音、得著基督耶穌救贖的大愛。

註：本文原為作者於基道中學二零一七年九月開學禮講辭節錄。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教育主日宣言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數十年來積極參與教育工作，是因為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我們的使命；是因為相信回應社會的實際需要，教會當責無旁貸。本會辦學的宗旨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深信以事奉上帝服事人的心態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務，同時也能為福音見證。

本會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生命的造就，「人格」的建立。除培養兒童及青少年有優良品德、高雅情操與智、仁、勇三達德外，更期望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意識；嚮往公義，追求真理，他日積極參與改善社會，貢獻國家，促進人類和平。

本會基於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一向支持「普及教育」，使下一代無分貧富智愚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辦學乃秉承基督教訓，藉此引導兒童及青少年行走正確的道路；追求永恆的真理；得著豐盛的生命。

面對將來，本會會繼續肩負教育使命，更盡力適切社會情況，在教育領域裡尋求革新，致力民主教育，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人。在此呼籲本會堂校同心合意，對所受託的使命作更大的努力，實踐「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辦學願景，造福兒童及青少年，歸榮上帝。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主日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自治、自養、自傳之教會，向得同道同工之支持，事工得以發展。

本會為推動下列事工實需龐大之經費，深信同道同工本受託與分享精神，當樂於奉獻。

本年度區會主日奉獻目標為港幣二百萬元，將用於支持本會：

- ◎ 福音事工：包括堂校合作福音事工、境外福音事工
- ◎ 人才培訓：包括神學教育、教牧同工進修
- ◎ 教育事工：包括教師專業培訓、宗教教育
- ◎ 社會服務：包括家庭支援、家情軒、學校支援

「上帝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九：七）

註：凡捐款 HK$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免稅之用，捐款 HK$100 以下者恕不另發獨立收據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電話：23971495
傳真：2787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網址：http://fssctr.org.hk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梁玉嫻｜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為母的覺醒

近兩、三年的母親節或父親節都有在教會講道，讓我在為母的事上有多點的思考和反省，在靈性上也有點省悟。

母愛是偉大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有關對母愛的歌頌，隨便在網路搜查，已有鋪天蓋地的詩、詞、曲、文章，但讀來我總有點不投入，為甚麼呢？

我想是和我在輔導室的經驗所致，只要想想身邊的親朋好友的家庭，當中當然有慈母／父，但也有不少經歷偏心、忽略、無理、虐待等……在輔導室中，更不用多說，這是現實的一部份，甚或是一種人生「常情」；所以幾次在教會分享中，我與弟兄姊妹商量，在「習慣性」或「恆常性」地慶祝父／母親節外，要顧及這些經驗不是太好的弟兄姊妹，可以鼓勵大家在父／母親節時，接觸或深思一下和雙親的關係，無論是好的、壞的、糾纏的。而我，會在這天反思自己為人母親的種種。

為人父母不是責任

另外，我作為母親，聽到這些歌頌母愛的種種，也有種「與我無關」的感覺，那些偉大、犧牲或盡力，彷彿是在意志上一種很大的決定和痛苦，但我為母的經驗並不是如此這般。這種願意為孩子、為他們的一切盡心、掂記他們、與他們在一起、照料他們，是一種為母的需要，不是一種責任，不能這樣做，作母親的才會感到不安和痛苦，可以說是一種天性；當然，這種天性也受成長與環境的影響。

經歷與參與在創造中

「在萬事萬物中看見神。」是長洲一靜修營門前的一句話。在為人母的過程，其中最深刻是體是「創造」。從懷胎、母腹漸大、超聲波照片的影像、出生、嬰孩身體和能力的成長發揮……每樣都體會創造的奇妙；但這種感動，在我們功利的社會漸已失卻，追求的是「發展快人一步」，對眼前生命只剩「達標」與「下一步」，實在太可憐和可惜。最不幸，這種感動或震懾，有時要到孩子疾患或不測，才珍惜那一呼一吸、一小口與一小步；更可況，為人父母，不但能近距離地看見創造，更有份參與其中，我們培育的方式，灌輸的觀念，面對小生命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生命，參與在創造中，我深深經歷那份尊貴、福氣和神聖。

有一位上帝

現在的父母，為孩子事事籌謀、學業鋪路、疾病預防、才藝訓練種種；但我們必須承認，在育養生命的過程中，有太多事情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有兩個孩子的父母，一定經驗生命的獨特性，大的孩子易睡愛吃少吵鬧；偏偏小的又挑吃又易哭，都不是可控制的；孩子的健康、意外、喜好、能力、甚或明天的遭遇我們不能掌握；同樣，我們作父母的，自身的種種，我們的情緒、成長的限制或創傷、健康……，因此，我為每一天仍能當母親，十分感恩。當體會有限和不能掌控，我深感有一位生命的主宰。作父母照顧孩子，是更深體會人的有限，在這種有限中，讓我每步都發現不同的可能性，感激滿懷。

羅馬書一章20節這樣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瞭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我相信為人父母的經驗，確實讓我認識上帝的永能和神聖，至一種無可推諉的地步，還有種種體會，再分享。

繁連妙結

區會

創會百周年事工與活動

創會百周年感恩聯合聖餐崇拜：本會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五時至七時，假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國際機場）舉行創會百周年感恩聯合聖餐崇拜，請各堂校已報名出席之同工同道準時赴會。

創會百周年籃球聯賽：金盃賽二強（灣仔堂VS基道旺角堂）及銀盃賽二強（青衣全完堂VS元朗堂）已順利產生，兩項決賽已於九月九日傍晚假荔景體育館進行。青年組各場賽事已順利完成，累計各場賽事得分，結果由基禾堂勇奪冠軍殊榮，亞軍為合一堂北角堂，季軍為梁發紀念禮拜堂。各項賽事頒獎禮，定於九月二十三日舉行之籃球聯賽同樂日中進行。

信徒培育部主辦婦女靜修營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定於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三），假上水聖保祿靜修院舉辦「還我創造豐盈」婦女靜修營，由林玉英牧師主領，費用每人＄650，歡迎各堂女教牧同工及婦女領袖參與，九月三十日截止報名；查情可瀏覽本會網頁（www.hkcccc.org），查詢可致電23971022王小姐。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定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舉辦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行程包括上午於雅各堂聚會，午膳後遊覽大澳漁村，費用：婦女每位＄140，男士或18歲以下青少年每位＄200，兩歲以下不佔座位幼兒免費，十月三十一日截止報名；查情可瀏覽本會網頁（www.hkcccc.org），查詢可致電23971022王小姐。

同工榮休

本會牧師陸輝牧師（服務本會45年）自本年七月十一日起榮休；陸牧師曾任區會總幹事八年；退休後仍擔任伯特利神學院院長職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區會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區會新聘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已於九月一日正式上任，其辦公室設於三樓302室。學務部新聘教育心理學家陳靜妍女士及吳凱羚女士，已於九月一日履新。學校支援服務新聘社工督導主任陳玉娟女士及四位社工：蕭啟銘先生、許文舞女士、朱麗莎女士及林麗君女士，已於九月一日履新。總辦事處新聘事務員賴玉芬女士，已於八月二十四日履新。

同工離任：學校支援服務社工督導主任庾穎霞女士及社工羅浩言先生，已於八月底離任。資訊科技統籌員蔡振鋒先生，已於八月底約滿離任。

堂會

合一堂舉辦第十三屆差傳年會

合一堂定於九月三十日（主日）下午三時正，於合一堂香港堂舉辦第十三屆差傳年會，主題：「深化差傳理念．凝聚宣教心志」，由馬禮遜堂主任牧師鄭以心牧師擔任講員，歡迎同工同道赴會。

林馬堂舉辦2018擴堂步行籌款

林馬堂定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中秋翌日公假）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舉辦2018擴堂步行籌款活動，內容包括簡介擴堂最新進展、步行活動及清潔沙灘，歡迎各堂兄姊踴躍支持或參與活動，查詢請致電29820316。

元朗堂主辦「百年事．百年情——中華基督教會歷史」講座

元朗堂定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上於該堂舉辦「百年事．百年情—中華基督教會歷史」講座，由陳智衡博士（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擔任講員，翁傳鏗牧師（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回應；歡迎同工同道踴躍赴會。

望覺堂九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望覺堂已於九月二日上午於該堂舉行九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拜暨第十五屆按立執事典禮，按立黎守信弟兄為該堂執事，由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證道。

基灣堂主辦「保羅與宣教」專題講座

基灣堂已於九月一日晚上於該堂舉行「保羅與宣教」專題講座，由盧龍光牧師擔任講員。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基華堂自八月十六日起，聘得鄧永照牧師為該堂堂主任。基道大埔堂自八月一日起，聘得區寶儀女士為該堂部份時間宣教師。長老堂分別自七月一日起及七月十日起，聘得陳嘉兒女士及劉家興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天約堂自七月一日起，聘得李志偉先生及梁恩榮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基順愛的家分別自七月一日起及九月一日起，聘得勞漢豪先生及何潔明女士為該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聖光堂堂主任蒲錦昌牧師，自九月一日起離任，離任後應邀擔任該堂義務顧問牧師，任期由本年九月一日起至明年八月三十一日；又該堂由九月一日起，由堂主席梁立豐先生擔任署理堂主任職，直至另行通知。基華堂主任車耀業牧師，自八月十七日起正式離任。沙田堂林家賢牧師，自七月一日起離任。合一堂馬鞍山堂周彩霞宣教師，自六月六日起離任。上水堂尹麗珍宣教師，自四月五日起離任。海南堂福音幹事范思朗先生，自七月二日起離任。

同工榮休：元朗堂羅杰才牧師（服務本會約17年）自本年八月三十一日起榮休。基順愛的家胡丙杰牧師（服務本會43年）自本年八月十三日起榮休；同日起出任基順愛的家顧問牧師至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二日，為期五年。

學校

新聘教師座談會

教育事工部定於九月二十二日舉辦新聘教師座談會，屆時所有本會直屬及有關學校之新聘教師將會出席；本年度新聘教師約180人。

人事動態

新聘校長：自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起，蒙民偉書院聘得呂以敏女士為該校校長，全完第二小學聘得李得衡先生為該校校長。校長離任：全完第二小學鄧依萍校長（服務本會7年），自九月一日起離任。

校長榮休

校長榮休：蒙民偉書院葉信德校長（服務本會25年），自本年九月一日起正式榮休。本會感謝葉校長過往多年投身教育，作育英才，不遺餘力，貢獻良多，祝願葉校長退休後生活愉快，主恩豐盈。